

欽定舊唐書

卷百九  
十一  
九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

崔善爲

薛頤

甄權

弟立言

宋俠

許胤宗

乙弗弘禮

袁天綱

孫思邈

明崇儼

張憬藏

李嗣真

張文仲

李虔

縱韋慈  
藏附

尚獻甫

裴知古附

孟詵

嚴善思

金梁鳳

張果

葉法善

僧玄奘

神秀

慧能普寂  
義福附

一行

泓師附

桑道茂

天術數占相之法出于陰陽家流自劉向演鴻範之言  
京房傳焦贛之法莫不望氣視祲縣知災異之來運策  
揲著預定吉凶之會固已詳於魯史載彼周官其弊者  
肆業非精順非行僞而庸人不脩德義妄冀遭逢如魏  
豹之納薄姬孫皓之邀青蓋王莽隨式而移坐劉歆聞  
讖而改名近者綦連耀之構異端蘇玄明之犯宮禁皆  
因占候輔此姦兇聖王禁星緯之書良有以也國史載  
袁天綱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風刪方伎書備言  
其要舊本錄崔善爲已下此深於其術者兼桑門道士  
方伎等並附此篇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也祖顥後魏員外散騎侍郎父權會齊丞相府叅軍事善爲好學兼善天文筭曆明達時務弱冠州舉授文林郎屬隋文帝營仁壽宮善爲領丁匠五百人右僕射楊素爲總監巡至善爲之所索簿點人善爲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無差失素大驚自是有四方疑獄多使善爲推按無不妙盡其理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司戶書佐高祖時爲太守甚禮遇之善爲以隋政傾頽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爲大將軍府司戶叅軍封清河縣公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

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爵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  
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  
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  
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時傅仁均所撰戊寅元曆議者  
紛然多有同異李淳風又駁其短十有八條高祖令善  
爲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駁正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  
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善爲上表稱畿內之地是  
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  
虛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後歷大理司農二卿  
名爲稱職坐與少卿不協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

書

薛頤滑州人也大業中爲道士解天文律曆尤曉雜占  
煬帝引入內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頤嘗密  
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秦王乃  
奏授太史丞累遷太史令貞觀中太宗將封禪泰山有  
彗星見頤因言考諸立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  
其事於是乃止頤後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  
於九巖山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勅於觀中建  
一清臺候立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聞奏前後  
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後數歲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  
旨趨隋開皇初爲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  
庫狄嶽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  
弓箭向塚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卽射權  
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  
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  
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弟立言武德  
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  
言視之旣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  
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

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宋俠者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正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行於代

許盾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盾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卽差乃



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烟霧其夜便得  
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  
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傳染  
諸醫無能療者肅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  
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肅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  
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  
是別脉脉旣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  
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旣純病卽立愈今人不  
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  
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

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旣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已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德煬帝卽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荅帝迫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

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  
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嘗遣  
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  
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大鼎次至弘禮曰君奴  
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  
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禮  
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已下當爲方嶽之任其  
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爲資官令  
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

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初爲武職復謂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卽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嶺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

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杜公曰卽當得三品要職年壽  
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  
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  
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  
夫太常卿貶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  
遊德陽嘗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  
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臺僕  
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  
之言然目氣赤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  
多殺人願深自誠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

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畔  
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  
州都督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唯夫  
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  
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  
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  
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看於是步  
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  
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  
後當爲天下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

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  
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  
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  
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  
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  
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  
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  
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  
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  
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

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四月而卒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乃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美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



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  
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  
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  
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  
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  
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  
維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  
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  
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  
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

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  
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  
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  
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  
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  
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  
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飛流此天地之危  
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  
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  
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

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  
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  
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  
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  
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  
歷歷如眼見以此叅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  
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  
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  
傳授有如目觀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佺儼俊佑

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佺當晚達佺最名重禍  
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  
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  
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  
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  
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  
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  
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  
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  
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其先平原士族世仕江左父恪豫州刺史崇儼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術乾封初應封嶽舉授黃安丞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殊物以療之其疾乃愈高宗聞其名召與語悅之擢授冀王府文學儀鳳二年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閣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加允納潤州栖霞寺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爲製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四年爲盜所殺時語以爲崇儼密與天后爲狀勝之法又私奏章懷太子不堪承繼大位太子密知之

潛使人害之優制贈侍中諡曰莊仍拜其子珪爲祕書郎珪開元中仕至懷州刺史

張憬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詹事蔣儼年少時嘗遇憬藏因問祿命憬藏曰公從今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然後當享富貴名位俱盛卽又不合中年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高麗被莫離支囚於地窖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與之告別自云當死俄而有勅許令

致仕左僕射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靖思賢各齎絹贈  
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覓解  
黜終當位極人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向海  
東効力固辭思賢之贈曰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爲僕  
射思賢尚存謂人曰張憬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  
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繼  
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內憬藏相之妙皆此類  
竟不仕以壽終

李嗣真滑州匡城人也父彥琮趙州長史嗣真博學曉  
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弱冠明經舉補許州司功時

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於東臺脩撰奏嗣真弘文館叅  
預其事嗣真與同時學士劉獻臣徐昭俱稱少俊館中  
號爲三少敏之旣恃寵驕盈嗣真知其必敗謂所親曰  
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饑乃求出補義烏  
令無何敏之敗脩撰官皆連坐流放嗣真獨不預焉調  
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居春宮嗣真嘗  
於太清觀奏樂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曲何哀思不和  
之甚也槩儼曰此太子所作寶慶樂也居數日太子廢  
爲庶人槩等以其事聞奏高宗大奇之徵拜司禮丞仍  
掌五禮儀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永昌中拜右御史



中丞知大夫事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無罪嗣真上書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觔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果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疎陛下君臣後謀除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特迴天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疏奏不納尋被俊臣所陷配流嶺南萬歲通天年徵還至桂陽自筮死日預託桂陽官屬備凶器依期暴卒則天深加憫惜勅州縣遞靈輦還鄉贈濟州刺史神龍初又贈御史大夫撰明堂新禮十卷孝經指要詩品書品畫品各一卷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脇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卽苦衝脇絞痛文仲曰苦入心卽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盱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脩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抵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嘗須服

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  
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卽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  
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  
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虔縱官至侍御  
醫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  
仲等三人爲首

尚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爲道士則天時  
召見起家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  
長則天乃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不隸祕書省以獻甫爲  
渾儀監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獻甫於上陽宮集

學者撰方域圖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  
今熒惑犯五諸侯太史之位熒火也能尅金土是臣將  
死之徵則天曰爲卿禳之遽轉獻甫爲水衡都尉謂曰  
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  
天甚嗟異惜之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依舊隸祕書監  
時又有雍州人裴知古善於音律長安中爲太樂丞神  
龍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廟知古預其事謂萬年令元  
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  
月中宗卽位復改國爲唐知古又能聽婚夕環珮之聲  
知其夫妻終始後卒於太樂令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勅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卽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

改其所居爲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誥所居官好勾剝  
爲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  
必効方各三卷

嚴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曆數  
及卜相之術初應消聲幽藪科舉擢第則天時爲監察  
御史權右拾遺內供奉數上表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  
稍遷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思善  
思對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長安  
中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  
有臣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

昌宗其占驗皆此類也神龍初遷給事中則天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奏議曰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則天太后卑於天皇大帝今欲開乾陵合葬卽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闕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必須鑄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卽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又以脩築乾陵之後國頗有難遂至則天太后權總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

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准况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天時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胤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妥後嗣亦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頽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旣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臣伏以合葬者人緣私情不合者前脩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土爲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



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之葬經  
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伏望少迴天眷俯  
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  
下乂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疏奏不納景龍中遷禮部  
侍郎出爲汝州刺史睿宗在藩善思嘗謂姚元之曰相  
王必登帝位及踐祚元之以事聞奏由是召拜右散騎  
常侍唐隆元年鄭愔謀冊譙王重福爲帝乃草僞制除  
善思爲禮部尚書知吏部選事及譙王下獄景雲元年  
大理寺奏善思與逆人重福通謀合從極法給事中韓  
思復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惟輕有國恒典嚴

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內恃寵官掖謀危社稷善思  
比時乃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  
極雖交遊重福謀陷韋氏勅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  
節寧卽奔命一面疎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有宥  
唯刑是恤理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群官議定奏裁以符  
慎獄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請誅  
之思復又剝奏懇直睿宗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  
州無幾遇赦還年八十五開元十七年卒初善思爲御  
史時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當死善思愍其老  
密表奏請允濟乃得免誅善思後見允濟竟不自言其

事韓思復奏免善思之罪亦未曾有所言謝時人稱其長者善思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寶應中授太常員外卿始善思父徐州長史延及善思俱年八十五而卒廣德二年向卒又年八十五向兄前趙郡司馬宙長向十歲向卒時宙並無恙

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爲節度使詔入京師裴冕爲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在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卽得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

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深謝絕之其後安祿山反南犯洛陽僭稱僞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冕爲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詰曰事驗也冕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卽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不可說冕志之旣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冕會之勸成策立改元爲至德元年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冕奏之肅宗召拜都水使者梁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須得一太驚怖卽得諲後至驛責讓驛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麤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兩發幾

中誣面誣逾牆得免以報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  
誣自黃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揆盧允二人同  
見之俱素服自稱選人梁鳳謂之曰公等並至清望官  
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實對梁鳳遣二人行謂揆曰公從  
舍人卽入相一年內事謂允曰公好卽是吏部郎中及  
剋復兩京揆自中書舍人知禮部侍郎事入爲中書侍  
郎平章事乃以允爲吏部郎中其驗多此類爾後佯龔  
以自晦冕爲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劍南節度使  
有進止令將梁鳳行後乃病卒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中條山往來汾晉

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祕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絕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齋醴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東宮中玄宗初卽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筭人而知天壽善惡玄宗令筭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

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薑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薑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頽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且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上果固未知之。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詔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卽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

外方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  
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  
行朝禮爰畀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  
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雜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  
不知所之玄宗爲造棲霞觀於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爲  
平山縣

道士葉法善括蒼縣人自曾祖三代爲道士皆有  
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  
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爲道士  
因留在內道場供待甚厚時高宗令廣徵諸方道術之



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覈其真僞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乃出九十餘人因一切罷之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爲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効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睿宗卽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爲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當

時尊寵莫與爲比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死於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八年卒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源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閣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應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朕當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奏昌言謀叅隱諷事宜弘益歎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愆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玄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勅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在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勅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

伎送立焚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  
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  
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立焚所定  
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  
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  
衆競來禮謁立焚乃奏請逐靜翻譯勅乃移於宜君山  
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  
葬者數萬人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爲  
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爲業乃歎

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達摩齋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達摩傳慧可慧可嘗斷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神秀旣師事弘忍弘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人多矣至於縣解圓照無

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荊州居於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勅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卽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龐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神秀同學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埒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

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土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諡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及徵士盧鴻一皆爲其碑文神秀卒後弟子普寂義福並爲時人所重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少時遍尋高僧以學經律時神秀在荊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神秀因薦普寂乃度爲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統

其法衆開元十三年勅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普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於都城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曾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爲大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衰麻列于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間里爲之空焉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後隸京城慈恩寺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途經蒲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齋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賜號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



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爲製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襄州都督鄴國公公謹之孫也父擅武功令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楊雄太玄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蹟

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  
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  
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睿宗卽位勅東都留守  
韋安石以禮徵一行固辭以疾不應命後步往荊州當  
陽山依沙門悟真以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  
禮部郎中洽齋勅書就荊州強起之一行至京置於光  
太殿數就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皆切直無有所隱  
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勅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  
主故事一行以爲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禮  
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爲例上納其言遽追

勅不行但依常禮其諫諍皆此類也一行尤明著述撰  
大衍論三卷攝調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遁  
甲經釋氏系錄各一卷時麟德曆經推步漸疎勅一行  
考前代諸家曆法改撰新曆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  
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  
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數立衍以應之故撰開元大衍曆  
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諡曰大慧禪師初一行從  
祖東臺舍人太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  
行續而成之上爲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內庫錢五  
十萬爲起塔於銅人之原明年幸溫湯過其塔前又駐

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匹以蒔塔前松栢焉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卽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時又

有黃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卽爲之圖張說深信重之

桑道茂者大曆中遊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脩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墻大爲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蒼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贊曰術數之精事必前知粲如垂象變告無疑惟誕之夫誣罔蓄龜致彼庸妄幸時艱危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隱逸

王績 田遊巖 史德義 王友貞

盧鴻一 王希夷 衛大經 李元愷

王守慎 徐仁紀 孫處玄 白履忠

王遠知 潘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吳筠 孔述睿 子敏 陽城 崔覲

前代賁丘園招隱逸所以重貞退之節息貪競之風故

蒙叟矯讓王之篇玄宴立高人之傳箕穎之迹粲然可  
觀而漢二龔之流乃心王室不事莽朝忍渴盜泉本非  
絕俗甚可嘉也皇甫謐陶淵明慢世迹名放情肆志逍  
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又其善也卽有身在江湖之  
上心遊魏闕之下託薜蘿以射利假巖壑以釣名退無  
肥遁之貞進乏濟時之具山移見誚海鳥興譏無足多  
也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不足而智有  
餘傷其時而晦其用深識之士也高宗天后訪道山林  
飛書巖穴屢造幽人之宅堅迴隱士之車而遊巖德義  
之徒所高者獨行盧鴻一承禎之比所重者迹名至於

出處語默之大方未足與議也今存其舊說以備雜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  
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  
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  
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貞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  
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詞多不載績  
嘗躬耕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  
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貞觀十八年卒臨  
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有文集五卷又  
撰隋書未就而卒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



子自有傳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巖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旣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歡因將遊

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于嵩山遊巖舊宅先居宮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文明中進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馬垂拱初坐與裴炎交結特放還山

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塵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尋稱疾東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文昌左丞周興表薦之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

虛立業履貞確謙冲彰於里閭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  
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博聞強識  
說禮敦詩繕性丘園甘心畎畝朕承天革命建極開階  
寤寐星雲物色林壑順禎期而捐薜帶應休運而解荷  
裳粵自海隅來遊魏闕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節無違  
風操可嘉啓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可朝散大夫  
後周興伏誅德義坐爲所薦免官以朝散大夫放歸丘  
壑自此聲譽稍減於隱居之前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父知敬則天時麟臺少監以工  
書知名友貞弱冠時母病篤醫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貞

獨念無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飴親母病尋差則天聞之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絕羶味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爲真君子也長安年歷任長水令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尚顏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孝始於事親信表於行已富有文史廉於財貨久歷官政累聞課績有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乃抗志塵外棲情物表深歸

解脫之門誓守薰脩之誠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辭榮累陳情懇堅持淨義不登於車服惟悅於禪綱味靡求於珍饌朕方崇獎廉退懲抑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秩仍遂雅懷可太子中舍人員外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任其在家脩道仍令所在州縣存問四時送祿至其住所立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年老竟辭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時下制曰貴德尊賢飾終念遠此聖人所以治天下厚風俗也王友貞稟氣元精遊心大朴孝惟不匱獨貫於神明道則難名高謝於人代言念錫類方期鎮俗遽爾凋殂良深愍

悼生無大位雖隔外臣之儀歿有餘榮宜贈上卿之服  
可贈銀青光祿大夫仍委本縣令長特加弔祭

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擯  
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幣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  
曰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  
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鉤深詣微窮  
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  
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于  
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  
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難便勅齋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邈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林壑多歷

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  
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  
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  
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  
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碩絹五十匹  
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  
狀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收  
傭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能  
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頤卒更居兗州徂來山中與道士



劉玄博爲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栢葉及雜花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爲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召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

衣一副絹一百匹尋壽終自則天中宗已後有蒲州人  
衛大經邢州人李元愷皆潔志不仕蒲州人王守慎常  
州人徐仁紀潤州人孫處玄皆退身辭職爲時所稱

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  
赴與魏州人夏侯乾童有舊聞乾童母卒徒步往弔之  
鄉人止之曰當夏溽暑豈可步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  
曰尺書無能盡意遂行至魏州會乾童出行大經造門  
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人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謂  
解令孔慎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間  
禮賢故也慎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

預筮死日鑿墓自爲誌文果如筮而終

李元愷者博學善天文律曆然性恭慎口未嘗言人之過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荅景龍中元行冲爲洛州刺史邀元愷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塗汗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已之所蠶素絲五兩以酬行冲曰義不受無妄之財先是定州人崔元鑒明三禮鄉人張易之寵幸用事薦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于家在鄉請半祿元愷謂之曰無功受祿災也元愷年

八十餘壽終

王守慎者有美名垂拱中爲監察御史時羅織事起守慎舅秋官侍郎張知默推詔獄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以疾辭因請爲僧則天初甚恠之守慎陳情詞理甚當則天欣然從之賜號往成識鑒高雅爲時賢所重以壽終

徐仁紀者聖曆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詣執政求出俄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

及書疏而已餘無所蓄

孫處玄長安中徵爲左拾遺頗善屬文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等用事處玄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爲學官乃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祕書省校書

郎白履忠學優細簡道賁丘園探曠以見其微隱居能  
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  
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  
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放  
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予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  
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  
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  
竟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  
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著括排門夫履忠特以少讀書  
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臥

免徭役豈易得也尋壽終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士王遠知琅邪人也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揚州刺史遠知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之宗伯也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頃又復其

舊煬帝幸涿郡遣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遠知見於臨  
朔宮煬帝親執弟子之禮勅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  
及幸揚州遠知諫不宜遠去京國煬帝不從高祖之龍  
潛也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  
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  
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  
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  
置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璽書曰先生操履夷  
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栖志虛玄吐故納新食芝餌朮  
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列聲



高自古非夫得祕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  
與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  
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勅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  
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  
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薛頤等往詣令宣朕意  
其年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  
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  
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  
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則天臨朝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謚曰昇玄先生

潘師正趙州贊皇人也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淨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留連信宿而還尋勅所司於師正所居造崇唐觀嶺山別起精思觀以處之初置奉天宮帝令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爲師正立名焉時太常奏所造樂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師正

以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諡曰體立先生

道士劉道合者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師正同隱於嵩山高宗聞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尊禮之及將封太山屬久雨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賞賜皆散施貧乏未嘗有所蓄積高宗又令道合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

悅曰劉師爲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琅邪公  
裔玄孫少好學薄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  
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  
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遊名山乃止  
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以讚美之及將  
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  
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  
數之事承禎對曰道經之旨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

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無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卽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百餘人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承禎因上言今五嶽神祠皆是山林之

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承禎頗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百匹以充藥餌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其所居脩金籙齋復加以錫賚是歲卒於王屋山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

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歎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測入寥自化雖獨立有象而至極則冥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遍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遙得意之場亡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徽章用光丹籙可銀青光祿大夫號真一先生仍爲親製碑文

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爲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

之東遊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與越中文士爲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旣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帝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又問神仙脩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之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適意每與緇黃列坐朝臣啓奏筠之所陳但名教世務而已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玄宗深重之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紀綱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旣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嘗於天



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竟終於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爲達識之士所稱筠在翰林時特承恩顧繇是爲羣僧之所嫉驃騎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于上前筠不悅乃求還山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亦爲通人所譏然詞理宏通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雖李白之放蕩杜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孔述睿越州人也曾祖昌寓膳部郎中祖舜監察御史父齊叅寶鼎令述睿少與兄克符弟克讓皆事親以孝聞旣孤俱隱於嵩山述睿好學不倦大曆中轉運使劉

晏累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遊夏之學代宗以太常寺  
協律郎徵之轉國子博士歷遷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  
脩撰述睿每加恩命暫至朝廷謝恩旬日卽辭疾却歸  
舊隱德宗踐祚以諫議大夫銀章朱綬命河南尹趙惠  
伯齋詔書玄纁束帛就嵩山以禮徵聘述睿旣至召對  
於別殿特賜第宅給以厩馬兼爲皇太子侍讀旬日後  
累表固辭依前乞還舊山詔報之曰卿懷伊摯匡時之  
道有廣成嘉遁之風養素丘園屢辭命秩朕以峒山問  
道渭水求師亦何必務執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旨且  
啓乃心述睿旣懇辭不獲方就職久之改祕書少監兼

右庶子再加史館脩撰述睿精於地理在館乃重脩地理誌時稱詳究而又性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嘗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暉亦充脩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讓之竟不與爭時人稱爲長者貞元四年命齋詔并御饌衣服數百襲往平涼盟會處祭陷歿將士骸骨以述睿性精慤故也九年以疾上表請罷官詔不許報之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宜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方獲允許乃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致仕放還鄉里仍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

仕還鄉者皆不給公乘德宗優寵儒者特命給而遣之  
貞元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敏  
行字至之舉進士元和五年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呂  
元膺廉問岳鄂辟爲賓佐丁母憂而罷後元膺爲東都  
留守移鎮河中敏行皆從之十四年入爲右拾遺遷左  
補闕長慶中爲起居郎改左司員外郎歷司勳郎中充  
集賢殿學士遷吏部郎中俄拜諫議大夫上疏論興元  
監軍楊叔元陰激募卒爲亂殺節度使李絳人不敢發  
其事敏行上表極諍之故叔元得罪時論稱美敏行名  
臣之子少而脩潔爲人所稱及游宦與當時豪俊爲友

雖名華爲一時冠而貞規雅操與父遠矣大和九年正月卒年四十九贈尚書工部侍郎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爲宦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乃無所不通旣而隱於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間里相訟者不詣官府詣城請決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泌爲宰相薦爲著作郎德宗令長安縣尉楊寧齋束帛詣夏縣所居而召之城乃衣褐赴京上章辭讓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後詔賜帛五十匹尋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彩

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爲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狀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臥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蓄積雖所服用有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佳可愛城輒喜舉而

授之有陳某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時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以因緣用事於是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尋以姦佞相次進用誣譖時宰毀詆大臣陸贄等咸遭枉黜無敢救者城乃伏閣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罪時順宗在東宮爲城獨開解之城賴之獲免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

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  
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城旣至國  
學乃召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  
寧有久不省其親者乎明日告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  
薛約者嘗學於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連州客寄無  
根蒂臺吏以蹤跡求得之於城家城坐臺吏於門與約  
酒訣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黨罪人出爲道  
州刺史太學生王魯卿季償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  
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  
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



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竟以其男號爲矮奴城下車禁以良爲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爲功城立柱殺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惟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

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義不欲按乃載妻子行中道而自逸順宗卽位詔徵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是歲四月賜其家錢二百貫文仍令所在州縣給遞以喪歸葬焉

崔覲梁州城固人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覲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爲節度叅謀累邀方至府第爲吏無方畧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大和八年左補

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得召見文宗便殿訪以時事直方亦興元人與覲城固山爲鄰是日因薦覲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覲辭疾不起卒於山

贊曰高士忘懷不隱不顯依隱釣名真風漸鮮結廬泉石投級市朝心無出處是曰逍遙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列女

李德武妻裴氏

楊慶妻王氏

獨孤師仁乳母王氏附

楊三安妻李氏

魏衡妻王氏

樊會仁母敬氏

絳州孝女衛氏

濮州孝女賈氏

鄭義宗妻盧氏

劉寂妻夏侯氏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

楊紹宗妻王氏

于敏直妻張氏

冀州女子王氏

樊彥琛妻魏氏

鄒保英妻奚氏

古玄應妻高氏附

宋庭瑜妻魏氏

崔繪妻盧氏

奉天縣竇氏二女

盧甫妻李氏

王泛妻  
裴氏附

鄒待徵妻薄氏

李湍妻

董昌齡母楊氏

韋雍妻蘭陵縣君蕭氏

衡方厚妻武昌縣君程氏

女道士李玄真

孝女王和子

鄭神佐  
女附

女子稟陰柔之質有從人之義前代誌貞婦烈女蓋善其能以禮自防至若失身賊庭不污非義臨白刃而慷

慨誓丹表而激發粉身不顧視死如歸雖在壯夫恐難  
守節窈窕之操不其賢乎其次梁鴻之妻無辭偕隱共  
姜之誓不踐二庭婦道母儀克彰圖史又其長也未代  
風靡貞行寂寥耶播椒蘭以貽閨壺彤管之職幸無忽  
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部尚書安邑公矩之女也性  
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適德武經一年而德武坐  
從父金才事徙嶺表矩時爲黃門侍郎奏請德武離婚  
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燕婉始爾便事分離方  
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於此卽事

長訣矣裴泣而對曰婦人事夫無再醮之禮夫者天也何可背乎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者禁之乃止裴與德武別後容貌毀悴常讀佛經不御膏澤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歲時朔望必命左右致敬而省焉裴又嘗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爲以此載於記傳乎後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矩欲奪其志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乃以翦斷其髮悲泣絕粒矩不可奪乃止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爲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

武終於鹿城令裴歲餘亦卒

楊慶妻王氏世充兄之女也慶卽隋河間王弘之子大業末封郇王爲滎陽太守後陷於世充世充以兄女妻之授管州刺史及太宗攻圍洛陽慶謀背世充欲與其妻俱來歸國妻謂慶曰鄭國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所以結公心耳今旣二三其行負恩背義自爲身謀妾將奈何若至長安則公家之婢耳願送至東都公之惠也慶不聽伺慶出後謂侍者曰唐兵若勝我家則戚鄭國無危吾夫又死進退維谷何以生焉乃飲藥而卒慶旣入朝官至宣州刺史時又有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國



事覺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世充以其年幼不殺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髡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蘭英撫育提攜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捃拾遇有所得便歸與師仁蘭英唯啖土飲水而已後詐採拾乃竊師仁歸于京師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鞠無倦提攜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賜其號可封永壽郡君

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紡絹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姪兄弟者七喪深爲遠近

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所在存恤之

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果舊將房企地侵掠梁郡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強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趨梁州未至數十里飲酒醉臥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攜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悅封爲崇義夫人捨衡同賊之罪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生會仁而夫喪事舅姑姊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母兄以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

母兄乃潛許人爲婚矯稱母患以召之凡所營具皆寄之鄰里像子旣至省母無疾鄰家復具餼饍像子知爲所欺佯爲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會仁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僞不覺者令汝舅不我爲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爲計矣會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攜之遁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辭情甚切其兄感歎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旣葬像子

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年六歲母又改嫁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讐無忌從伯常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磚擊殺之旣而詣吏稱父讐旣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黃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徒於雍州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孝女賈氏濮州鄆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爲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

童共思報復乃俟立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  
仁自列於縣司斷以極刑賈氏詣闕自陳已爲請代強  
仁死高宗哀之特下制賈氏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  
陽

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彥衡之女也畧涉書史  
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  
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  
爲賊捶擊之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羣兇擾橫人  
盡奔逃何獨不懼荅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仁義  
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

且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嘆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貞觀中卒

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十五年兼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秦州上邽人父懷仁右金吾將軍上官年十八歸于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

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噉訖未曾先嘗經數載  
靈龜薨及將葬其前如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  
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必神而靈寧可使孤魂無託  
於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服終諸兄姊謂曰妃年  
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範妃可思之妃掩泣  
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卽先犬  
馬以殉溝壑寧可復飾粧服有他志乎遽將刀截鼻割  
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可奪歎息而止尋卒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爲  
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歿繼母尋亦卒王乃

收所生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廬於墓側陪其祖父母及父母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爲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歿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母權有疾卽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卽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



慟而絕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錄之

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爲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于家

樊彥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彥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孀妨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黃泉是其願也彥琛荅曰死生常

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  
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彥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乃爲  
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  
不幸亡歿不能自盡苟爾偷生今爾見逼管絃豈非禍  
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  
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刀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卽當殞  
命乃厲聲罵曰爾等狗盜乃欲污辱好人今得速死會  
我本志賊乃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鄒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契丹賊李  
盡忠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旣而城孤援

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內女丁相助固守賊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爲誠節夫人時有古玄應妻高氏亦能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爲突厥所陷下詔曰頃屬默啜攻城咸憂陷沒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懷忠不憚流矢由茲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昇何以獎勵古玄應妻可封爲狗忠縣君

宋庭瑜妻魏氏定州鼓城人隋著作郎彥泉之後也世爲山東士族父克已有詞學則天時爲天官侍郎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叙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

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說年少時爲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爲外職乃作書與說叙亡父疇昔之事并爲庭瑜申理乃錄南征賦寄說說歎曰曹大家東征之流也庭瑜尋轉廣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殞時人莫不傷之

崔繪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爲山東著姓祖幼孫常州刺史父獻有美名則天時歷鸞臺侍郎文昌左丞天授中爲酷吏來俊臣所陷左遷西鄉令而卒繪早終盧旣年少諸兄常欲嫁之盧輒稱病固辭盧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龍初爲工部侍郎又求續親時思冲當朝美職諸

兄不敢拒將婚之夕方以告盧盧又固辭不可仍令人防其門盧謂左右曰吾自誓久已定矣乃夜中出自竇中奔歸崔氏髮面盡爲糞穢所污宗族見者皆爲之垂淚因出家爲尼諸尼欽其操行皆尊事之開元中以老病而卒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岩窟間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污辱乃投

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  
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絕良久而蘓賊義之而去  
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  
二女葬事官給京兆尹曹陸海著賦以美之

順武尉盧甫妻李氏隴西成紀人也父瀾永泰元年春  
任蘄縣令界內先有草賊二千餘人瀾挺身入賊結以  
誠信賊並降附百姓復業者二百餘家時曹昇任徐州  
刺史知賊降領兵掩襲賊得脫後入縣殺瀾瀾將被殺  
從父弟渤詣賊救瀾請代兄死瀾又請留弟弟兄爭死  
瀾女盧甫妻又泣請代父死並爲賊所害宣慰使吏部

侍郎李季卿以節義聞又有尉氏尉王泛妻裴氏儀王  
傅巨卿之女也素有容艷爲賊所俘賊逼之裴曰吾衣  
冠之子當死卽死終不苟全一命受汚於賊賊脇之以  
兵逼之以罵裴堅力抗之賊怒乃支解裴氏至死不屈  
季卿亦以狀迹聞詔曰鄭州原武縣尉盧甫亡妻李氏  
汴州尉氏縣尉王泛亡妻裴氏等懿範傳家柔明植性  
頃因寇難克彰義烈或請代父死表因心之孝或誓逐  
夫亡操難奮之節宜膺贈律俾光休美李氏可贈孝昌  
縣君裴氏可贈河東縣君仍編入史冊瀾渤亦贈官秩  
鄒待徵妻薄氏待徵大曆中爲常州山陰縣尉其妻爲

海賊所掠薄氏守節出待徵官詣於懷中託付村人使謂待徵曰義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賊退潮落待徵於江岸得妻屍焉江左文士多著節婦文以紀之

李湍妻湍吳元濟之軍人也元和中淮南未平湍心懷向順乃急渡激河東降烏重胤其妻遂爲賊束縛在樹齧而食之至死叫其夫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至是重胤以其事請列史冊十三年憲宗下詔從之

董昌齡母楊氏昌齡常爲泗州長史世居于蔡少孤受訓於母累事吳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楊氏潛誠曰逆順之理成敗可知汝宜圖之昌齡志未果元濟



又署爲鄆城令楊氏復誠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前敗爲慮無以老母爲念汝爲忠臣吾雖死無恨矣及王師逼鄆城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鄧懷金歸欵於李光顏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至闕直授鄆城令兼監察御史仍賜緋魚昌齡泣謝曰此皆老母之訓憲宗嗟歎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而止者數矣蔡平楊氏幸無恙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疏楊氏之強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韋雍妻蕭氏雍故太子賓客張弘靖鎮幽州日奏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時屬朝廷制置未備幽州俗本兇

悍尤不樂文儒爲主帥賓佐習於常態忿其變通議論不密卒然起亂雍時家亦從劫蕭氏聞難號呼專執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及雍臨刃蕭氏涕而告曰妾不幸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執刀者斷其臂而殺雍蕭氏詞氣不撓雖兇悍圍視無不嗟嘆其夕蕭氏亦卒大和六年節度使楊志誠表明其事因降勅追封蘭陵縣君

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大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錄事叅軍爲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冤者昌齡雅不疑慮聽其歸葬程氏故得以徒行

詣闕截耳於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冤御史臺鞠之得實諫官亦有章疏故昌齡再受譴逐程氏開成元年降勅曰乃者吏爲不道虐殺爾夫詣闕申冤徒行萬里崎嶇偏畏濱於危亡血誠旣昭幽憤果雪雖古之烈婦何以加焉如聞孤孀無依晝哭待盡俾榮祿養仍賜疏封可封武昌縣君仍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貞之玄孫曾祖珍子越王第六男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嶺南玄真祖父皆亡歿於嶺外雖曾經恩赦而未昭雪玄真進狀曰去開成三年十二月丙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接措哀妾三代旅櫬暴

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護四喪已到  
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  
奏許歸大塋妾年已六十三孤孀家貧更無依倚詔曰  
越王事跡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已洗雪其珍子他事  
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玄真弱女孝節卓然啓護四  
喪綿歷萬里況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  
固須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墓報知如不  
是陪陵任祔塋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  
備禮葬畢玄真如願住京城便配咸宜觀安置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

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時年十七  
聞父兄歿於邊上被髮徒跣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  
兄之喪歸徐營葬手植松柏剪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  
使王智興以狀聞詔旌表之又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  
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適馳雄牙官李玄慶神佐  
亦爲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  
女以父戰歿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  
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  
所手植松檜誓不適人節度使蕭淑以狀奏之曰伏以  
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

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  
里感蓼莪以積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厲  
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

贊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  
煒蘭閨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楊紹宗妻王氏傳陪其祖母及父母墳○臣酉按詔曰

又葬其祖父母等則祖下當脫一父字今增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

突厥之始啓民之前隋書載之備矣祇以入國之事而述之

始畢可汗咄吉者啓民可汗子也隋大業中嗣位值天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衆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可汗者猶古之單

于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闕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  
領兵者皆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  
吐屯次俟斤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父兄死則子弟承  
襲高祖起義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于始畢  
引以爲援始畢遣其特勒康稍利等獻馬千匹會于絳  
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卽位前後賞賜  
不可勝紀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蹶每遣使者至長安頗  
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元年始畢使  
骨咄祿特勒來朝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資錦綵布絹  
各有差二年二月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

出兵會之謀入抄掠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

處羅可汗嗣位又以隋義城公主爲妻遣使入朝告喪高祖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賜物三萬段處羅此後頻遣使朝貢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于竇建德三年二月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爲隋王隋末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

居于定襄城有徒一萬時太宗在藩受詔討劉武周師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爲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卒義城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者啓民可汗第三子也初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高祖入長安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連結高祖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絕交於薛舉初隋五原

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原城隸於突厥歆又說  
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  
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武德三年頡利  
又納義城公主爲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  
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一日詔百官就館  
弔其使頡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  
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  
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年四月頡利自率  
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  
王李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蘇瓌太常卿鄭元璿左

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于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輩至是爲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觔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德等還蕃賜以金帛五年春李大恩奏言突厥飢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師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大恩王師敗績大恩歿于陣死者數千人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數千騎西

入靈原等州詔隱太子出幽州道太宗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受詔北討齊王元吉隸焉初關中霖雨糧運阻絕太宗頗患之諸將憂見於色頓兵於幽州頡利突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



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  
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  
亦不對太宗前將渡溝水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  
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渡我無惡意更欲  
共王自斷當耳於是稍引却各斂軍而退太宗因縱反  
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其叔姪內離頡  
利欲戰不可因遣突利及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奉見  
請和許之突利因自託於太宗願結爲兄弟思摩初奉  
見高祖引昇御榻頡利固辭高祖謂曰頡利誠心遣特  
勒朝拜今見特勒如見頡利固引之乃就坐尋封思摩

爲和順王八年七月頡利集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又襲將軍張瑾于太原瑾全軍並沒脫身奔於李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于并州太宗帥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師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爲覘因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後極多何

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  
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  
不許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  
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  
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頡利  
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  
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  
上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空其境內直入  
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  
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朕故

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旣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隨詔許焉車駕卽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爲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無忌李靖設伏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

戰者卽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匈奴一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陷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悉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已北薛延陀迴紇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望內欲背之其國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飢乃懼我師出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揚言會獵實設備焉侍臣咸曰

夷狄無信先自猜疑盟後將兵忽踐疆境可乘其便數以背約因而討之太宗曰匹夫一言尚須存信何況天下主乎豈有親與之和利其災禍而乘危迫險以滅之耶諸公爲可朕不爲也縱突厥部落叛盡六畜皆死朕終示以信不妄討之待其無禮方擒取耳三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始稱臣尚公主請脩壻禮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餓頡

利用度不給復重歛諸部由是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詔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謹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俱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帥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持節安

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頡利  
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  
管張寶相率衆奄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  
宗謂曰凡有功於我者必不能忘有惡於我者終亦不  
紀論爾之罪狀誠爲不小但自渭水曾面爲盟從此以  
來未有深犯所以錄此不相責耳仍詔還其家口館於  
大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  
而泣帝見羸億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畋獵  
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  
宅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嚮昔啓



民亡國奔隋文帝不恡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  
存立旣而强盛當須子子孫孫思念報德纔至始畢卽  
起兵圍煬帝於鴈門及隋國將亂又恃强深入遂使昔  
安立其家國者身及子孫並爲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  
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致也八年卒詔其國人葬  
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  
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  
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哀慟而死太  
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仍葬於頡利墓側樹碑以紀之  
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可汗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

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爲泥步  
設隋淮南公主之北也遂妻之頡利嗣位以爲突利可  
汗牙直幽州之北突利在東偏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  
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霫等並來歸附頡利怒其  
失衆遣北征延陀又喪師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  
時深自結於太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爲兄弟與盟  
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由是有隙  
貞觀三年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爲國者勞  
心以憂萬姓世祚乃長役人以奉其身社稷必滅今北  
蕃百姓喪亡誠由其君不君之故也至使突利情願入

朝若非困迫何能至此夷狄弱則邊境無虞亦甚爲慰然見其顛狼又不能不懼所以然者慮己有不逮恐禍變亦爾朕今視不能遠見聽不能遠聞唯藉公等盡忠匡弼無得惰於諫諍也突利尋爲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謂近臣曰朕於突利結爲兄弟不可以不救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爲守約彼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太宗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邑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祐等州帥部

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民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翌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乃爲隋家之患自爾已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畧盡旣事窮後乃來投我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正爲啓民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爲之舉哀詔中書侍郎岑文本爲其碑文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射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

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而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外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兗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

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  
向河南兗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祕  
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  
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寃讐陛  
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  
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  
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  
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  
年之間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  
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温彦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

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  
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  
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  
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  
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  
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  
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聞聖  
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  
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內地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年之  
後盡爲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

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  
彥博旣口給引類百端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  
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  
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  
其酋首至者皆拜爲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  
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自結社率之反  
也太宗始患之又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  
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  
思摩爲乙彌泥孰侯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  
於河北



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武德初數來朝貢高祖封爲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令統頡利舊部落於河南之地尋改封懷化郡王及將徙於白道之北思摩等咸憚薛延陁不肯出塞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陁璽書曰突厥頡利可汗未破已前自恃強盛抄掠中國百姓被其殺者不可勝紀我發兵擊破之諸部落悉歸化我畧其舊過嘉其從善並授官爵同我

百寮所有部落愛之如子與我百姓不異但中國禮義不滅爾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處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卽欲遣突厥渡河復其田土我策爾延隨日月在前今突厥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鎮撫部落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卽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旣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齋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

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陀聞太宗遣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預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勅之曰擅相侵者國有常刑延陀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詔然突厥翻覆難信其未破前連年殺中國人動以千萬計至尊破突厥須收爲奴婢將與百姓而反養之如子結社率竟反此輩獸心不可信也臣荷恩甚深請爲至尊誅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其衆皆不懌

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策授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爲立碑於化州先是貞觀中突厥別部有車鼻者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于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陁爲可汗車鼻不敢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陁爲人勇烈有謀畧頗爲衆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密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

有歌羅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自延隋破後遣其子沙鉢羅特勒來朝貢方物又請身入朝太宗遣將軍郭廣敬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驍衛郎將高偁潛引迴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乃拔塞匄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偁軍次阿息山車鼻聞王師至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携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偁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于京師仍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於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

車鼻長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  
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  
其衆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  
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  
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都護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  
萼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高宗東封秦  
山狼山都督葛邏祿社利等首領三十餘人並扈從至  
嶽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已後殆三十年北鄙無  
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傳奉職二  
部落始相率反叛立泥孰匭爲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

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爲溫傳所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傳大破之泥孰匍爲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隆元年突厥有迎頡利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爲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詔裴行儉率將軍曹繼叔程務挺李崇直李文暉等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降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

反叛

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單于右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也世襲吐屯啜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爲郡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爲可汗以其弟默啜爲設咄悉訶爲葉護時有阿史德元珍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爲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爲阿波達干令專統兵馬事永淳二年進寇蔚州豐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爲賊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人吏則天詔



左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之  
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  
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與副將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  
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  
及元珍又寇昌平詔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  
之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復以常之爲燕然道大總管擊  
賊於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  
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又率精兵一萬三千人出塞  
窮追反爲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  
璧見常之破賊遠表請窮其餘黨則天詔常之與寶璧

計議遙爲聲援寶璧以爲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旣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爲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則天大怒因改骨咄祿爲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祿天授中病卒

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二年率衆寇靈州殺掠人吏則天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大將軍以討之旣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則天大悅冊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十段明

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  
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  
還河西降戶卽率部落兵馬爲國家討擊契丹制許之  
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獲其家默啜自此兵衆  
漸盛則天尋遣使冊立默啜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  
立功報國可汗聖曆元年默啜表請與則天爲子并言  
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落來降附者多處之  
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世降  
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  
啜大怨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

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璿鸞臺侍郎楊再思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碩農器三千事以與之默啜浸強由此也其年則天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爲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威衛郎將楊鸞莊攝司賓卿大齋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此是天子兒否我突厥積代已來降附李家今聞李家天子種末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僞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我靜

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正鋒衛將軍慕容玄  
崱以兵五千人降之俄進寇媯檀等州則天令司屬卿  
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  
爲天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道  
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  
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爲後援默啜又出自  
恒岳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  
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則天大怒購  
斬默啜者封王改默啜號爲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  
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抗節不從遂遇害則天乃

立廬陵王爲皇太子令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抄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兵與賊相望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訶爲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匭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制右肅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之又命安

北大都督相王旦爲天兵道元帥統諸軍討擊竟未行而賊退長安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則天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酋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則天燕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預會重賜以遣之中宗卽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久之官軍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羣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下制絕其請婚仍購募能斬獲默啜者封國王授諸衛大將軍賞物二千段又命

內外官各進破突厥諸策右補闕盧備上疏曰臣聞有  
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交侵其  
來遠矣漢高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以宗女賂  
以鉅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  
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  
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歌周  
雅去病耀武勲勒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  
元帥取其說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  
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  
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



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尅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  
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  
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旣敗陣亂矢窮  
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旣明將  
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  
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  
購辯勇之上班傅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  
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  
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  
夷情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

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三年之後可以  
久安臣聞漢拜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  
朔方之安危邊域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  
刺史不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  
謹設烽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  
又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  
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賦徭事無過  
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徭役惜人之力不廣臺榭  
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  
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

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蹄林之首懸藁街之邸使百  
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  
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  
旅奇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上覽而善  
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思言對賊不  
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攝右御  
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仁亶始於河外築  
三受降城絕其南寇之路睿宗踐祚默啜又遣使請和  
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  
男楊我支特勒來朝授右驍衛員外大將軍俄而睿宗

傳位親竟不成初默啜景雲中率兵西擊娑葛破滅之  
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  
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爲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  
衆默啜旣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  
汗及同俄特勒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  
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  
俄特勒于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攜其妻  
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爲金山公  
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  
左廂五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婿高麗莫

離支高文簡蹠蹠都督蹠蹠思泰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制令居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王蹠蹠思泰爲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蹠蹠都督封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蹠蹠女壻阿史德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蹠蹠與九姓首領阿布思等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阿布思率衆來降四年蹠蹠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蹠蹠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畧於柳林中突出擊蹠蹠斬之仍與入蕃使郝靈筌傳蹠蹠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

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畧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以開元四年卽位本蕃號爲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爲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乃召默啜時衙官瞰欲谷爲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爲闕特勒所殺瞰欲谷以女爲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蕃人甚敬伏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

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南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旣不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剛嶺爲降戶所敗臨陣生擒知運擬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納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小殺旣得降戶謀欲南入爲寇噉欲谷曰唐王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之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

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又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策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爲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瞰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峻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卽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



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峻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卽須擊取之勢易爲也九月秋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峻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還衆遂散走投北庭而城陷不得入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噉欲谷迴兵因而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噉欲谷

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卽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卽須決戰  
我今乘勝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刪丹遇賊元澄令兵  
士揜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裂盡墜弓矢由是  
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  
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  
乞與玄宗爲子上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  
十三年玄宗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  
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  
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  
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瞰欲谷

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表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瞰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旣與皇帝爲子父子豈合爲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

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  
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立宗發都至嘉會頓引  
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  
馬之前上引弓傍射一發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兔蹈  
舞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  
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  
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曰臣聞鴟梟  
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  
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  
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旣憎威靈又沐聲教

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  
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叅玉帛之會此德業  
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  
四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  
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畧太過  
未敢取也雖聖胸豁達於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  
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暫  
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卽殪立方墟幽土單于爲醢穹廬  
爲汚何塞過責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知分限行不失  
常歸於得所以謂迴兩曜之鑒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

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迴上爲頡利發設燕厚  
賜而遣之竟不許其和親十五年小殺使其大臣梅錄  
啜來朝獻名馬三十匹時吐蕃與小殺書將計議同時  
入寇小殺并獻其書上嘉其誠引梅錄啜宴於紫宸殿  
厚加賞賚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之所每年  
齎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二十年闕特勒死詔金  
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齎璽書入蕃弔祭并爲  
立碑上自爲碑文仍立祠廟刻石爲像四壁畫其戰陣  
之狀二十年小殺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藥發未死先  
討斬梅錄啜盡滅其黨旣卒國人立其子爲伊然可汗

詔宗正卿李佺往申弔祭并冊立伊然爲立碑廟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爲其碑文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爲登利可汗

登利者猶華言果報也登利年幼其母卽瞰欲谷之女與其小臣飲斯達干姦通干預國政不爲蕃人所伏登利從叔父二人分掌兵馬在東者號爲左殺在西者號爲右殺其精銳皆分在兩殺之下二十八年上遣右金吾將軍李質齎璽書又冊立登利爲可汗俄而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併其衆而左殺懼禍及已勒兵攻登利殺之自立號烏蘇米施可汗左殺又不爲國人所附

拔悉密部落起兵擊之左殺大敗脫身遁走國中  
大亂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  
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  
阿布思頡利發等並率其部衆相次來降天寶元年八  
月降虜至京師上令先謁太廟仍於殿庭引見御華萼  
樓以宴之上賦詩以紀其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考證

毗伽可汗傳上引弓傍射一發獲之○原本射字下空  
兩格無一發二字今據新書添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下

突厥下

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其國卽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長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胡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

言語微差其官有葉護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閭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

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其弟闕達設及特勒大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歸長安高祖爲之降榻引與同坐封歸義郡王獻大珠於高祖高祖勞之曰珠信爲寶朕所重者赤心珠無所用竟不受之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羣臣諫曰今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必爲患太宗曰

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驟諫於高祖由是遲迴者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薩那於內殿與之縱酒既而送至中書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卽位令以禮收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達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拜吐烏過拔闕可汗厚加撫慰尋爲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顯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顯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平京

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破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破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爲煬帝所拘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曰射匱可汗

射匱可汗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旣立後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門已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恩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將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與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請婚其計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數



年後中國盛全徐思其宜高祖遂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衆咸怨歌邏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悅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太宗聞統葉護之死甚悼之遣齋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會其國亂不果至而止

莫賀咄侯屈利俟毘可汗先分統突厥種類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共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毘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答之曰汝國擾亂君臣未定戰爭不息何得言婚竟不許仍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之莫賀咄遁於

金山尋爲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爲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畧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孰而陰欲圖之泥孰遂適焉耆其後沒卑達干與突厥弩失卑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

咄陸可汗泥孰耆亦稱大渡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嘗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

爲兄弟旣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遣使賜以  
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  
授爲吞阿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  
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唃利失可汗

沙鉢羅唃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中表請婚獻馬五百  
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每  
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  
又分十箭爲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五咄六  
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左廂號爲五弩失畢置  
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爲十箭其後或稱一箭

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唃利失旣不爲衆所歸部衆携貳爲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唃利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唃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唃利失爲小可汗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爲其俟斤所破唃利失復得舊地弩失畢處密等竝歸唃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毘咄陸可汗乙毘咄陸可汗旣立與唃利失大戰兩軍多死各引去因與唃

利失中分自伊列河已西屬咄陸已東屬唃唃利失咄陸  
可汗又建庭於鏃曷山西謂爲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  
駁馬結骨火燭觸水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唃唃利失爲  
其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唃唃利失窮蹙奔拔  
汗那而死弩失畢部落酋帥迎唃唃利失弟伽那之子薄  
布特勒而立之是爲乙毘沙鉢羅葉護可汗

乙毘沙鉢羅葉護可汗旣立建庭於睢合水北謂之南  
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  
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  
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往授

焉賜以鼓纛于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于時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咄陸可汗旣并其國弩矢畢諸姓心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自恃其強專擅西域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孰啜自擅取所部物斬之以徇尋爲泥孰啜部將

胡祿居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屋  
利斃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  
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毘可汗之子是爲乙毘射匱可汗  
乙毘射匱可汗立乃發弩失畢兵就白水擊咄陸自知  
不爲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爲咄陸所  
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  
太宗許之詔令割龜茲于闐疎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  
爲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爲其所併

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初阿史那  
步真旣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以繼步真



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統處密處月  
姑蘇歌羅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  
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二年  
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廷州尋授左驍衛將軍瑤池都  
督高宗卽位進拜左驍衛大將軍瑤池都督如故永徽  
二年與其子陞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  
域諸郡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  
陸弩失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噍一曰處木昆律噍二曰  
胡祿居闕噍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噍噍四曰突  
騎施賀邏施噍五曰鼠尼施處半噍弩失畢有五俟斤

一曰阿悉結闕俟斤最爲強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  
拔塞幹噉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泥孰俟斤五曰哥舒  
處半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竝羈屬賀魯西域諸  
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陞運爲莫賀咄葉護數侵擾  
西蕃諸部又進寇廷州三年詔遣左武衛大將軍梁建  
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紇兵  
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五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四年  
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護與五弩失畢請擊賀魯破其  
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燕  
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

督廻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爲安撫大使定方行至曳陁河西賀魯率胡祿居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副總管任雅相等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大首領都搭達干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下牙之處彌射進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等部各率衆來降彌射又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干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大破之賀魯與陁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

馬飢乏城主伊涅達于許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遂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屬之賀魯謂嗣業曰我破亡虜耳先帝厚我而我背之今日之敗天怒我也舊聞漢法殺人皆於都市至京殺我請向昭陵使得謝罪於先帝是本願也高宗聞而愍之及俘賀魯至京師令獻於昭陵及太廟詔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國皆分置州府西盡于波斯竝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

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密從單

于統領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爲可汗號十姓部落世統其衆在本蕃爲莫賀咄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就蕃立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以鼓纛綵帛萬段其族兄步真欲自立爲可汗遂謀殺彌射弟姪二十餘人彌射旣與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部落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爲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遞去步真復携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後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右武衛大將軍及討平賀魯乃冊立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右衛

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六部落步真投繼  
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失畢  
部落因下詔曰自西蕃罹亂三十餘年比者賀魯猖狂  
百姓重被劫掠朕君臨四海情均養育不可使凶狡之  
虜恣行侵漁無辜之毗久遭塗炭故遣右屯衛將軍蘇  
定方等統率騎勇北路討逐卿等宣暢朝風南道撫育  
遂使凶渠畏威夷人慕德伐叛柔服西域總平賀魯父  
子既已擒獲諸頭部落須有統領卿早歸闕庭久叅宿  
衛深感恩義甚知法式所以冊立卿等各爲一部可汗  
但諸姓從賀魯非其本情卿等纔至卽降亦是赤心向

國卿宜與盧承慶等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節級授  
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真率所部從颶海道  
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嘗欲並彌射部落遂密告  
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  
師在彌射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欲反我輩卽無  
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僞稱有勅令大總管齎  
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及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  
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爲  
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則天臨朝十姓  
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失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左豹韜

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六部落步真子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左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爲來俊臣誣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爲黜斲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于長安

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左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



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爲步  
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  
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  
竭忠事主可汗仍賜濛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年累  
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太僕卿兼濛池都護十姓  
可汗自垂拱已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  
殆盡及隨斛瑟羅纔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  
那氏於是遂絕

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  
號爲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刑嚴酷衆皆畏之尤能

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嘗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鄰西南與諸胡相接東南至西廷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則天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竝爲烏質勒所併景龍二年詔封爲西河郡王令攝御史大夫解琬就加冊立未至烏質勒卒其長子娑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娑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

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爲娑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頭景龍二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討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而還默啜顧謂遮弩曰汝於兄弟尚不和協豈能盡心於我遂與娑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爲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

蘇祿爲左羽林軍大將軍金方道經畧大使進爲特勒  
遣侍御史解忠順齎書冊立爲忠順可汗自是每年  
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爲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  
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疋詣安西互市使  
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怒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  
節度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雪寒死竝盡蘇祿  
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杜暹入知政事趙頤貞代爲安  
西都護城守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竝爲蘇祿所  
掠安西僅全蘇祿旣聞杜暹入相稍引退俄又遣使入  
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玄宗御丹鳳樓設宴

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寮議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之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有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蘇祿旣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護費用漸廣先旣不爲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携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

最爲強盛百姓又分爲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夏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勒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咄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敗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咄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二月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立宗御花萼樓以宴之仍令將吐火仙獻

于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史臣曰中原多事外國窺邊周儉狁漢匈奴之後其類實繁前史論之備矣突厥自隋文修王道肅軍容示恩威以羈縻之煬帝失政教生戎心肇亂離以啓發之高祖借其力而入平京師羣賊附其強而迭據河朔高祖同御榻以延其使太宗幸便橋以約其和當其時焉不其盛矣竟滅其族而身死於國者何也咸謂太宗有馭夷狄之道李勣著戡定之功殊不知突厥之始也賞罰明而將士戮力遇煬帝之亂亡命蓄怒者既附之其興也宜哉頡利之衰也兄弟構隙而部族離心當太宗之

理謀臣猛將討逐之其亡也宜哉洎武后亂朝默覈犯  
塞玄宗纂嗣傳首京師東封太山西戎扈蹕開元之代  
繼踵來降西突厥諸族遇其理則衆心悅附而甲兵興  
焉遇其亂則族類怨怒而本根破矣理亂二道華夷一  
途或質言於盛衰倚伏未爲確論

贊曰中國失政邊夷幸災理亂之道取鑒將來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下考證

西突厥傳木杆與沙鉢畧可汗有隙○

臣酉

按新書木

杆舍其子大選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子菴羅  
立菴羅子木杆兒子攝國是爲沙鉢畧可汗而大  
選便別爲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畧襲擊之殺其  
母阿波西走達頭則與沙鉢畧有隙者乃木杆之子  
大選便也此當誤

令左領軍左右將軍○左右二字衍從新書刪